

清教徒之约

《危机四伏的呼召》

1.1 朝向灾难行

我很容易生气，问题是我不知道自己是这种人。我认为没有人比我看得更清楚，但我就是看不到自己是个易怒的人。我并非自认完美，我知道生活中需要其他的人，但我过得好像不需要别人。我的爱妻卢埃拉，尽心尽力花了很长时间来让我认清自己的怒气，她是带着坚定和善意这么做的。她从来没有吼过我、谩骂我，也没有在儿女面前大声喊过我，但她一再让我知道，我这种怒气既不合理，也不能被接受。我回顾过往，实在很佩服她在这些极其难熬的日子里所显出的品格。我后来才知道，卢埃拉已经做好她的出走计划，不是打算跟我离婚，只是觉得必须打破这种怒气的循环，我们才能够复合，活出神原先设计婚姻该有的关系与互动里。

每当卢埃拉为了另一起怒气事件来找我谈话，我总是做同样的事。我会披上身边的正义之袍，叫我心里头的律师出来，再次提醒她，她有一个多么棒的丈夫。我会把演练得天衣无缝的我为她做过的所有好事，列成一长串清单，一一陈述。从我怎么让她开始过好日子、我是个多么顾家的男人、我不在意做家务、我喜欢烹饪等说起。总之，我有太多事情可以指出，我绝对不是她说的那种人，而且我也希望能说服她，让她知道她是错的。但卢埃拉就是不服，她似乎愈来愈肯定她是对的，而我是必须改变的。我不要她干涉我，但她就是不肯，坦白来说，这真的让我很生气。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吓出一身冷汗，我当时简直是个自掘坟墓的男人！正走在婚姻和侍奉的毁灭之路当中，竟浑然不知！我私底下的人格面貌与公开的侍奉生活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家里那个易怒、急躁的男人，与会众在公开侍奉及崇拜场合中最常看到的那个恩慈又有耐心的牧师，简直有天壤之别！我逐渐对一些理当于心不安和感到罪疚的事情习以为常，我对事态如此严重不以为然，我不太认为需要改变；我就是看不到个人的侍奉生活已经变成属灵的精神分裂症！要不是我过去和现在都是那位“不完工就不罢休”的坚毅救赎主之子，事情就会在原地踏步。我也没想到，神会用祂的大能，在一个充满恩典的时刻拯救我，揭露出我的内心！我只会对当地教会和基督教学校的蓬勃发展感到高兴，却没有看到自己的盲目和逐日的刚硬。

卢埃拉跟我对质的时候，我屡次告诉她，我认为她只是泛泛之辈，是对现实不满的妻子。我跟她说，我会为她祷告。我以为这样说会帮助她和安慰她，结果却恰恰相反！这其实是在跟她显明两件事，第一、她警觉到我有多么盲目；第二、她意识到自己没有任何能力来改变我，这种改变需要神恩典的作为！卢埃拉面对的事实就是：她只不过是神大能之手的一个工具，其他什么都不是。

不过，神赐给卢埃拉坚毅的信心，认定她需要继续为这事来对付我，而这通常发生在最令人沮丧的时刻当中。以下要分享的，是既惭愧又难为情的事。有一次，卢埃拉为了另一起怒气事件在跟我对质的时候，我竟得意忘形地说了下面这些实在很丢脸的话：“在我们教会里有95%的女人，都想嫁给像我这样的男人！”这是哪门子的话啊？卢埃拉马上回我一句：“我就是那5%的女人！”想想看，会让这种说词脱口而出的人，是多么盲目啊！神要来拆毁和重建我这个人的内心和生命，而我竟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需要，也不知道事情就这么临头了。

那是在弟弟泰德和我参加完某个周末的事工训练会回家的路上。我从来没有想到，这趟开往宾州收费高速公路东北外环道的旅程会是这般重要。泰德建议我们试着把这个周末所学的，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上。

他说：“就从你开始吧！”他接着问我一连串的问题。我想，就算过了几百万年，甚至到永恒，我都会庆幸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泰德询问我一道道问题的时候，恍若神一点点揭开挡住我视线的那块布帘，让我首次清楚看到、听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实在难以言喻，圣灵在那个时刻从泰德的发问中所行的重大作为。

当神在那时打开我的心眼时，我整个人立刻破碎和忧伤起来。我从泰德的发问中看到的，竟然与我多年来对自己的看法大相径庭；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现在看到、听到的那个人真的是我，而那的确是我！我在回答泰德的问题时，简直无法置信，我在列举的场景中所做过的事和说过的话！这是神的大能直捣内心并施行拯救的时刻，是一个超过我所能掌控、既震惊又五味杂陈的时刻。我不知道泰德那时是否知道，这对我而言有多么重要。

我迫不及待想赶快回家跟卢埃拉说话。我知道，这种顿悟不只是神使用泰德的发问所赐下的成果，也是卢埃拉在这么多难以忍受的年间充满爱心和决心的结果。我是个挺幽默的人，平时都会语带诙谐地进家门，但这个夜晚不然。我处在脱胎换骨的剧痛当中，我想，卢埃拉从我的神色一眼就看出我有状况。即使很晚了，我还是问她能不能坐下来谈话。我们坐下来时，我说：“我知道你长久以来都想让我看到我的怒气，我都不愿意听，总是把原因推回到你身上，但这是我第一次诚心向你表示，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听你想讲的话！”

我绝不会忘记接下来发生的事。卢埃拉开始哭，她告诉我，她爱我，接着足足讲了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里，神展开祂彻底拆毁和重建我心灵的过程。是的，最重要的，就是“过程”。我不是惨遭五雷轰顶，更不是马上变成脾气全消的人，但如今我是一个敞开眼睛、耳朵及心胸的人。接下来几个月简直是无以复加的痛苦，我的怒气几乎随处可见，情况严重到一个地步，我简直难过到无法忍受。不过，这是一种恩典之痛，神要我把向来否认和保卫的怒气，像嘴里作恶的东西那样呕吐出来，祂要确定我绝不会再走回头路。我当时就像在经历一道道属灵的手术。你知道吗？这种痛苦不代表神已经撤回对我的爱和恩典，不，正好相反，它清清楚楚地指出，神正在将祂的爱和恩典倾倒在我身上。在这种悔罪的试炼当中，我得到了经常祈求的，灵里成圣的救恩！

我绝对忘不了在那个悔罪和拯救的夜晚之后几个月，所发生的一个特别时刻。我下楼进到客厅，看到卢埃拉背对着我坐在那里，当我看着她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我已经记不得上次是在什么时候对她发过那种老旧丑恶的怒气。不过，我在这里要直言不讳地说，我并非说自己已经成圣到一个地步，不可能再经验到那种瞬间爆发的急躁或怒气，而是说，往日那种主导我生命的怒气已经消失了。赞美神！我走到卢埃拉身后，双手搭在她的肩上，她回头抬眼看我，我跟她说：“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再对你生气了！”我俩对神所成就的美事边笑边流泪。